

辛亥稿

漢文對譯竹取物語

漢譯竹取物語

刀川 檀丁著



漢譯竹取物語

上毛 刀川橋丁著



○在今而既往、有採竹翁者、往山野、恒業採竹、十丈由之。其名曰讚岐造郎。一日往翠篁、擗取蒼玉、森翠中、有幹根發光者一竿、以為奇異、近視之、則自虛心處、發光曜、愈益熟視之、則有一女兒、身長三寸許、半姿如玉。翁喜曰、知是以在我朝夕所視之竹中、為我兒之人乎哉。蓋因音兒通籃、則載掌上、而帰家、使老嫗育之、顏色之美、不見倫比、以甚幼、置筠籃中乳育、翁日夕以採竹為生產、得此女兒以來、採竹、則得每節間含黃金者、數矣。於是翁漸豐裕、養此女兒無疾患病苦、俄長不出三月、殆如成人、則定理鬟日、令

欵雲髻戴半搖垂鳳釵裝繡裳曳緋裙飭翠袖尚聚衣乘
玉帶穿羅襪置于錦帳綺幕之中居于深窓翠簾之內奉
養無所不至姿容絕世蟠首蛾眉燭領貝齒朱唇明眸丹
睂點髮纖指細腰削肩雪膚耀乍如花溫乍如瑩短長之
間不能增減一斤着粉則過白施紅則過赤百媚諸好盡
備其皎麗難測究不可勝讚使西施持下風貴妃亦庶無
顏色足富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靜頭容直立客
肅坐如尸立如肅進退有度周旋有則作事有法動靜有
文言詰有章心廣情閑智算警穎操行綽々中節容儀優
久知順上古既無今世亦所未見耀宇若白日排雲霧而
出皎午若明月拂烟霞而光昭椒室輝蘭房不見四隅有

閭昧之地翁心有不平見此女児則憂悶倏散而熙々歡
樂憤怒忽消而康々愉悦翁採竹年載之久積財巨万其
富与王侯等勢威益熾矣女齡已及二八侍三室戶畜部
秋田命字秋田名曰細筠之姑映姬開琪席藉華筵陳銀
盤旅肥鮮傾金釣酌醇醪張盛宴三日設百戲樂盡高山
流水霓裳羽衣之曲不論男女招御隣大聲歡飲豪游至
○世之為男子者勿論貴賤百方欲得此赫映姬或一見欲
知其妖嬈耳聞其窈窕而神魂恍惚飛往夫與其隣里御
黨之人不容易得視其姿容然猶且思服輒轉又惻不能
安枕遂至中夜鑽穴障一窓于東籬一眼于西垣動心焦
思後世鑽穴障之語蓋本于之也每日夜未往以翁媪不

首肯皆無有秋毫之驗。故雖寄語者有之，不肯得片言之
答辭。猶徒消白日于門外，徹長夜于牆下者甚多矣。但其
志情不甚切者，知無其驗，不果來。舉人中有以好色聞者，
立人慙々盡心，旦暮彷徨。一曰石作皇子，一曰車持皇子。
一曰右大臣阿倍御大人，一曰大納言大伴御行，一曰中
納言石上麻呂。夫世間号少艾，此立人耳。一聞其名，則常
欲就視其容姿。況於聞赫映姬之美乎？忘寢食，朝夕暮夕，
憇々依々，行々重行々，終不得見其瓊姿艷態。時每贈書
述貿絰之殷勤，歎匏瓠之無匹。以俟藻詞，不見返信。時虽
贈歌詠，悠悠心緒，悲牽牛之独處，以待惠信。不聞答辭，非
不知無其應，而凝寒嚴冬之夜，跔跔冰積雪，九夏三伏之

日，冒燦石雷雨，而來往經歲月。一日立公子，來謁採竹翁。
採竹翁曰：請汝許與女于我乎？翁謝曰：非我所生之女，
故不能奪其志而強之也。請辭之，年來遷延送日，是故立
公子歸鄉之後，獨空熱中，遂至祈鬼神以欲斷意念。慮
想之情，猶綿々無絕期。心窈思假，令彼女堅守操節，豈
無室家之道乎？中心特有標有梅之貞，強表欵誠于声誉。
笑貌之間，日以行翁家。翁見之，謂赫映姬曰：我女之佛，汝
虽物性之人，我多年所愛育之志不淺焉。我今欲諾汝，汝
宜聽我言乎？赫映姬曰：唯命敢不奉乎？妾不知若身之為
物性，唯信翁為我之父。翁曰：吁嗟善哉！汝言乎？我年齒已
過立旬，命已在旦夕。夫諸天之人，我不能知也。此世之人

者男偶女女配男而後本支百世昌汝独焉無夫哉赫映
姬曰何然乎汝魚物性之人已具女性我在此世則汝得
曾生我一夕先朝露則汝何得以独嘗生乎諸公子之通
態慤為日既久汝宜擇之以慮後年哉赫映姬曰妾媿且
卑矣然未知諸公子之肺肝徒有桑中之行則恐後日有
噬臍之悔繼矣王子公孫妻未知其赤誠何以應其娉也
翁曰烏乎汝言能適我志抑汝所望之良夫其心意如何
祁寒暑而不厭而棄諸公子肺肝之赤誠其已明矣赫映
姬曰何敢望非常至切之赤心唯毛髮之事而是足矣若
諸公子之至誠相等則安得軒輊故立人之中贈妾以
異器珍宝者即是其志勝四人者也我則取巾櫛婢侍之

請以此言傳諸公子翁善之日暮立公子來集或吹玉笛
或詠詩賦或謳歌曲或嘯風招或拍圍扇翁即出握手誓
首曰辱在敝屋已有年矣恐懼何堪曰我命已在旦夕宜
奉辱命姬曰未知其肺肝何以應其娉也真然又曰安知
所軒輊唯贈妾以異器者即是其志勝四子者也我則婢
侍之翁甚善之公孫亦可無所怨恨也立公子諾焉翁乃
入詣之赫映姬曰石作皇子佛鉢在天竺者請取之以為
納采車持皇子東瀛中有山曰蓬萊有樹以白銀為根以
黃金為幹以白玉為仁請折取其一枝以易儂皮右大臣
聞唐土有大角裘者請以為曾帶大伴大納言一玉而所
發立采光曜之明珠在龍首者請取以為納徵石上中納

言以玄鳥所持之蚌珠為信驗。翁曰：異哉此言也！難哉汝所求也！皆非產我國者，猶緣木而求魚，如之何可以告乎？赫映姬曰：何難之有？翁曰：我未知其可否，試以告諸公子耳。乃出語以姬言，曰：公孫請贈遺之。諸公子聞之，色勃如曰：是烏頭白、馬生角之言也。蓋以平詰尋常之言應之也。

右憤怒而歸去。

○諸公子莫一嘆其無狀，猶不見此女，則不如無生。假令累邦之重器，豈敢不取來也？日夜凝心思，有所圖策。石作皇子，性巧智心，和顧念。夫佛鉢者，天竺無二之寶器也。若絕万里遠洋往而求之，安可能得之？乃使訴告赫映姬曰：即今航天竺而求石鉢，三歲之後，至大和國十市郡某山寺。

竊取所供賓頭盧尊者之石鉢，熏煤帶黑色者，盛以錦囊，結之造花樹枝摸，而詣赫映姬許通謁，以為贈。赫映姬以爲異，取而視之，鉢中有一書，即披讀之，其歌曰：宇美夜未能美知爾，許々呂袁門久之波天美伊志濃破知乃奈美太難駕礼伎赫映姬以为可有許多光耀，熟視之，則無蜜大之光，蓋真仙鉢者，其色紺青而有芝云。即和曰：於久都由乃比加利遠太尔母夜登教万之袁俱良也。末尔天奈仁母登米祁武入石鉢中，以却之。皇子垂櫛石鉢於門外，而寄歌曰：志良也末仁安幣婆飛加利乃字須因加等波知袁寸天天茂房濃万流久聞難赫映姬非啻不和耳亦加不闻其言。皇子終無申解說而空歸，其垂櫛鉢而再寄。

歌也。君子聞之詳曰。厚顏而不顧耻辱者也。蓋國訓耻角
鉢不顧猶棄擲也。

○車持皇子為人有機權。陽為朝請暇曰。治筑紫國某處礪
泉。治沈疴而隈使人告赫映姬曰。守往蓬萊求璧樹而來。
於是官人隸屬盡餞其行到浪速。皇子曰。我恐道途有民
庶送迎之勞。故今我欲為羸駁微行。不妄用僕從。唯從近
侍之臣二三而已。乘船而航。送者咸惜別而歸。真如遠航
者。約九旬而返。來豫有所命。密招良工有名者。即內匠寮
治工內麻呂等六人也。卜幽境人跡不到之地。建草舍。設
牆堵三匝。皇子自率治工。而籠居出入者。唯與密議之近
侍而已矣。竿十六竈。屋上穿曲穴。以鑄造璧樹。終如赫映

姬所望者。不違毫釐而造之。密命從者持之至浪速。遣使
告館即留守曰。乘船而歸。來偽裝以長途羸憊之客姿。於
是人口恐後時。奉波迎之者甚多。壁樹藏長櫃。以布被
之。歸而來。世人聞之。喧傳曰。車持皇子持優曇華而歸。赫
映姬聞之。恐為皇子之侍婢。痛心憂苦。而望其言不信。既
而有叩門者。曰車持皇子至。未取旅裝而來訪。翁出見之。
皇子曰。請告姬。擲身命垂璧樹來。出以贈之。翁即取其樹
而入室。有青結樹。曰。伊勢郡良爾美波奈之門。登毛太万
乃姓袁。多遠良轉散良。尔加幣良斜良。未之赫映姬一驚。
其璧樹之美。一感其志情之切。惆然自失。翁走入曰。汝所
求于皇子。蓬萊璧樹。衆綠毫差。而持來焉。汝何違言之為。

辛未脫征衣、不遑休、而辱臨敝屋、汝亦直奉侍焉。姬默不
卷、支頤而沈思、如有隱憂心、于忉忉、皇子曰、今而何得有
違言、辛直起上廊、翁輒然其言、乃詔赫映姬曰、皇子所贈
壁樹如約、邦內所未見之珍宝也、安得郤其聘、且半容姿
俊尤絕人、勸誘頤至、赫映姬對曰、妾也偏憚拒父母之命、
但猶恐身陷不幸、故望皇子以天下難得之累器也、不圖
今則持來、心切不堪悔恨也、翁為不聞其言、就幽閨展鶯
衾、四垂羅帳、談伉儷合巹之具、翁問曰、於何處求之、辛奇
哉琅玕、美哉球琳、皇子曰、二年已前二月初浣、發船于浪
速、而遠航海路渺漫、不見端倪、而不達思念、則縱令保生
何用之有、空任盲風、若不幸不能保生、是亦命薄魚腹

而止耳、幸有保生、虽剥膚椎體、窮扶桑、但金樞極地泉
舶天漢、豈不至蓬萊而止、辛洩口于淼茫積水、或怒濤駭
浪、如連山置久、將沈淪于千尋波底、或为腹凡所擗揚于
紅洋黑漠之嶮頭、將為瘡鬼所傷害、或泛口于混沌冥濛
之海上、或絕糧餉、食萍葉藻根、而僅保蜉蝣之生、或慘為
天吳魑魅、見嗤四支咬百骸、或採蛤蠣、而纏繫凡前之辱、
万里孤懸之扁舟、為瘴霧厲氣所侵、已無掘井吉林巫覡
之救、不免為不帰之客矣、仕凡力、汎口于浩汗無涯之間、
經日丸立百日、其一日辰刻、洋中遙望翠螺如黛、十舟飛
揚、上、下足蹠、踉不能立、舊心厲氣倚檣、而凝眸瞻月、山呈
大如浮波上、突兀山形甚美、是或神嶺乎、或仙宇乎、心動

氣阻不得近。轉楫回棹于浦溆。而審貝狀。概三月。忽有仙女。曳霞綃之輕裾。躡瓊瑤之珠履。出山而下。持銀碗。杓靈泉。予見之。捨乘舟而上于澗涯。問曰。此山為何。仙女應曰。為蓬萊。予聞此言。歡喜心欲狂。予又問曰。女為誰。仙女曰。為宝窟。琉璃宮。昇去入山中。山勢崔嵬。峭壁懸崖。無登跡。巖口遠步林麓。奇木異草。繁蔭滿地。紅白着花。紛々鬪芳。黃金之池水。白銀之溪流。璠璠之溫泉。漫々湧出。浸々樹似鳴環。有橋架之飭。以琥珀珊瑚瑪瑙玻璃橋之左右。瓊樹植焉。瑞林連焉。燦爛奪人心目。今我所折取之璧樹。與群樹中最上番之物。但恐違姪言也。其山景勝佳絕。蓋宇宙不見比類。妄假三尺長喙。不可勝誅。吳房中書君。不

能勝記。憇々不能去。然以折取璧樹之故。心神恐怖。直乘舟。揚帆于順風。經四百餘日。得着浪速。蓋皇天祐土之惠也。自浪速昨歸來京師。未新潮濡之衣。而來訪也。翁聞之。嗟嘆賦曰。久禮旁討能興。口乃旁討登函。濃夜未尔毛斜也。波和微之伎。不忘遠能美夕志。皇子亦聞其賦。心私喜曰。我旁年所熟中之志情。今則胸襟自覺清涼。即賦曰。和我旁母。登計不加和計。礼婆和微志伍。乃知俱佐能。闲数毛和須良。連奴幣之。既而治工六人。雁鷺行而来。立中庭一人。掩書竹竿。進跪擔下而奉之。曰。內匠寮治工。綾部內麻呂謹言。共僧六人。奉仕皇十。鑄造璧樹。摧精焦心。千餘日。其勞亦不少。然未有祿賜之報。伏請速賜之。是內麻呂等。

先帝欲以頌其家人子弟也。翁聞之狐疑傾頭。皇子乃之
羣措矢度心性膽消。赫映姬命侍婢曰。可取其書。婢即取
以奉之。其書曰。賤工等持手誓有奉書曰。我等六人從皇
子之命。共開居草庵。鑄造壁樹。經千餘日而成。初皇子曰。
汝賤工宣竭心力鑄造之。我亦因汝功可以祿汝。我不敢
食矣。今聞之。我等賤工所鑄造之壁樹。出于妃赫映姬之
命也。我等賤工私以为。如其祿施。則是妃所宜賜賚者也。
伏以為請。赫映姬比日暮憂心惙々。及讀此書。愁眉忽開。
乃詣翁曰。妾初觀壁樹。信為蓬萊之物。今讀冶工等之書。
則皇子巧言傍罔若此。豈懷何堪。請速却之。翁顧之曰。信
聞其模擬製造。則却之何難。之有乎。赫映姬心爽然。即知

皇子之歌曰。未古登加等伎。天美鄙礼。婆許楚服。彼遠
閑佐連流考。万乃衣尔。曾阿利祁面。并其模造之樹。返之。
翁慚悔于突梯。暗章奉秉。皇子之意。为妙坐而睡者。皇子
敵困靡從。左顧右盼。破立而不能立。破坐而不能坐。乘黃
皆寢。如中帽于猫子。臂行背退而下廊。角出狗蹲而歸邸。
赫映姬乃進治工詣之曰。汝治工能為我訴之。勿令賣汝。
些之以布帛金米。治工等抃舞相詣曰。烏子妙哉。等所思
急。若持手而歸。皇子憤恚。使人要全以楚檮之。体躯致傷。
流血而逃。乞米布帛。狼藉于道塗。皇子亦慚愧悔恨曰。
大夫終生之媿耻。豈有似之者乎。非壹不得一婦。乃君子
所不齒。为人所笑。我甚耻之。遂入隱于山林。家寧居。

○隸駕歎不知所措馳人多方尋其踪跡然不知其所逝或轉清壁宇或投溪澗宇是蓋皇子愧家人而歸晦于千壁万峰之間者也君子聞之誣曰顛狂而放心矣蓋國訓放鬼神通却壁也

○右大臣阿倍大人殷富而右族也赫映姬望納宋之年有唐商王卿者來在筑紫博多右府乃作書曰請得購火氣裘則擇擇臣之忠誠者使小歸房守從事房守到博多見王卿傳命致書及金王卿見書而報曰大唐賤商王卿謹奉書大日本台易右府閑下持命之辱雖然大風裘者大唐未之產故禹貢山海經亦不載之耳聞其名而目未之見也或產于世則已有伝貴國者乎賤商得之為難

然者航西域而訪長者即則或得求之乎求之而不得則閑下所賜之黃金者附從事歸君而返耳王卿誓首再持唐商船再来博多小野房守亦乘之而歸直上京師右府聞之使侍臣迎之以駿馬房守騎之自筑紫七日而歸京師奉裘及書貞書曰王卿謹言右府閑下大風裘一領右使商人于四方而求者今附從事歸君以致之于閑下古今無二之良裘也聞在昔西竺之僧某持來中華者相傳藏國都西方某山寺請刺史廳求之以所賜之金不足則加賊商之貨稍得購買之請願加賜以立十金財高有歸國之期必可有贍典也否則直却眾裘衣王卿聽懼再持右府見書曰烏乎是何足言所不足者僅少之金耳我必

贈之汝贈致此裘我甚寶之。而躍而已。西向持首見其櫃。則鏤之以碧玉。裏色紺青。而毛端燦爛放金光。真如古之至宝者。其美無双。不論其不焚于火。不燭。其清麗絕類無比。右府舞躍歡呼曰。至宝哉此裘。宜乎赫映姪為企望。直藏之櫃結花樹。身整衣冠。中心期之宿姪。卽詠歌加裘櫃。使從者解之。以遺赫映姪。其歌曰。可伎利奈幾於毛。比角夜計奴加波古。呂母太歲等。蟹破伎天計。不許曾波幾。未乃踵門通謁。翁出持之。持其所置之裘。入室以視姪。赫映姪見之曰。美哉裘乎。但妾未知其真質何如。翁曰。汝勿猜疑。先招延右府。世間所未見之美裘也。汝宜信之。勿使人濫失意。乃招延右府于室內。蓋招延右府者。老嫗布以破。

使姪乃右府執巾櫛也。翁殊痛歎姪乃空房孤嬌。欲令得嘉福。然以其功拒伉儷。不敢強之者。是亦非無其理也。赫映姪詰翁曰。此物投于火中而不焚者。莫大羊裘也。果然。則妾謹以奉右府之命。不禁于火中者。大羊裘之外。未之有也。然則可知其眞。請以此言。詣右府。妾今試砍枝之火中。以候其眞否。翁曰。汝言眞然。乃詣右府以姪言。右府曰。此良裘自西域所伝唐土者。而今命度商以兼金數十謚。求之者。何有所寃疑乎。曰。鄙人非敢不信聞下言。但未知其眞否。請試投之炭火中以徵之。右府即命侍臣取以投之。炭火忽然焚燎無一毛存者。翁見之曰。夫焚燼于炭火者。非真火。厥裏甚哉。大官欺余。右府見之。驚惋不知所為。

顏色蒼然，赫映姬見之，喜色盡面，則知右府歌置之櫃中，以却還其婢。其歌曰：「虜古利難父母，由登志里勢婆加波古呂毛於茂比乃保加爾於伎天美末之遠。」於是右府芒々然昇空櫃而歸館。方此時，世人相謠曰：「聞安信右府以大角裘為儻皮，已住于赫映姬之邸。」夫果眞乎？或人曰：「異乎安所聞也。」裘也，投火忽幸焚，煌不面一毛。赫映姬直却其婢，君子聞之，評曰：「不善始，何能有終。」書曰：「大烈于崑岡，玉不共焚。」矧裘乎？宜哉失其儻皮，貿々然帰也。

○大納言大伴宿禰御幸，天押日命福，而世々為禁軍將性勇悍而驕奢，恚捉家從于室下，宣言曰：「我聞一玉而有發立，采支耀之明珠在龍首。汝等能為我獲之乎？」褒賜惟是。

其所望家從咸對曰：「贊臣等諱奉將軍之命，然一玉而立采者，獲之甚難。况在龍首之明珠乎，安得獲之也？」大納言蹙手色曰：「凡为人臣者，可致身以奉君事，夫蛟龍者，非棲唐土西域而已。莫上下天也。於我邦山海，汝等何以为難？」家從等對曰：「嚴命夫若此，無所難獲之物。唯大命之奉義。」往以永焉。大納言見其懦，大笑曰：「汝等已有人臣之名，而安得違戾其君命乎？即盡差家從，破以使獲龍珠。於是大發倉廩，出布帛貨財以給其行資。」而今而後，我有戒沐游，以待汝等還。日涉等亦不獲龍珠，則勿復還歸。家從等各奉命而發，但以其命甚峻刻，未啟行志所向，相詬以囂其好惡。所賜與之布帛貨財，各分取之，然或有

潛御軍或有隱故回之家相詣曰縱令吳君父之命非理
如此我等安能得忍之字此共訕其無道食唐大納言欲
專稱映姪惠其館邸之陋也俄起土功建玉館堵壁不露
形塗以髹漆梁楹不呈材緝以錦繡屋上以五色絹垂幕
之以藻繪之文組羅之房室以華綾羅文之帳帷飭之盡
美矣窮巧矣患放妻妾侍婢中心期以娶赫映姪大備炕
饌具独起卧以待客從還來已期年遂不得其復命大納
言憂慮心不安於是率中衛兵二人以為儀從微服潛行
到浪速使衛士問曰大納言大伴家之後者有發船于此
浦頭而蛟龍獲其首珠者否舟人相笑曰異哉言字性戲
問字天下古今無蛟龍以獲其首珠之人大納言聞之

謂舟人愚鴟不知古來壯士有如周處者斬蛟龍也大丈
夫何畏蛟龍乎即詰曰手執弓一發如破足一矢以射龍
以獲其首珠豈何皇待遲緩之奴輩乎即備小舟以乘之
遍酒渭于港浦濱海以水蛟龍遂至遠航以漂于西海限
風倏字起六合迷濛小舟泛々如浮萍無所寄不辨東西
不知遠近何所底止狂波激舟覆沫入蓬加之奔雷電掣
金蛇閃々霹靂震于舟中大納言驚歎戰慄曰我未遭遇
若恐畏安危如何械師對曰十人乘舟械已尋年然未嘗
知若迅雷凡烈舟不沈沒于海底則有雷霆震于舟中字
若幸有神明之守護則漂流于南海字嗟世人不幸見役
使于暴虎憑河之君恃力不祀之鬼械師相共哭泣大納

言聞之曰、夫人乘舟則憑依楫師言、重如太山、而汝何為
如此之言乎、嗟逆咄薰水數什以悲哀、楫師對曰、閣下雖
聊賴十人、小人非鬼神、何以得防遏、凡濤宇、其所恐畏者
震雷電擊也、是以閣下欲殺龍之故也、颶凡亦龍所吹噓
也、請宜速祈救護于天地神明、大納言善之、則禱曰、大伴
宿禰御幸伏祈船靈神、十子狂愚昏駛而欲殺龍、遇天之
譴怒、而今而後不为一毫觸龍鬚、伏請明神赦、十子御幸
之罪過、以免此災異焉、號咷俯伏于禱百拜、於是乎雷漸
收声、然限風猶益急、楫師曰、以閣下改過祈禱、雷霆忽止、
以是見之則震電者、龍所感也、然此海凡有順而非逆、非
向于南海、而駛北者也、慰諭勸說頗至、而大納言疑惑不

肯信之、漂搖于海上三四日、而着一渾頭、則播磨國明石
濱也、大納言猶以为漂蕩南海、大息困臥、衛士趨告之、守
應、國守促駕以來訪、見心神惱亂病卧船底、命從者令藉
蒲席于沿濱松林下、自舟底達之、於是大納言始覺非其
南海、力以掲首、而深為瘴癘所侵、下腹脹滿、双眶發腫、宛
如棗杏大、人乍見之、袖口以哂、國守亦微笑、即命司廳造
龍珠、恐主君有詣讓、不敢歸來、而將軍亦已知龍珠之難
獲、顧今也可無譴怒、是以還來、大納言力病出牀、謂曰、善
汝等不獲龍珠也、夫龍者、感雷霆也、我欲獲其珠、殆悔震
紀、數人之駆命、是我大過矣、汝等若有捉龍宇、我少覆舟

葬禽腹耳。汝等不及獲龍珠而來。我今甚善之。噫夫稀映
姬者大歎賊可惡哉。謀以欲殺我等也。自今之後我不復
入彼門檻之地。汝等亦勿復往。乃出殘臘之家財以供歸
來之家後。而大削其旁。先所逐之夫人聞之。胡盧抱腹絕
倒。屋上所晉之絹縑。則在禽鳥咋切之以為巢云。世人相
詣曰。大納言大伴卿果獲龍首之珠而歸乎。或人曰。否不
然。而眼流棗杏大之瞳珠而歸來。傍人聞之笑曰。烏乎難
堪哉。是後世稱非理難諦事曰難堪者。蓋本于之也。邦詣
難堪通難食也。是謂棗杏大之瞳珠不可口。

○中納言石上麻呂命家從曰。見玄鳥營巢則心告之。家從
等奉命曰。閑下以燕巢砍供何資乎。中納言曰。欲獲玄鳥

所持之安子貝也。家從對曰。我等少時有戲殺玄鳥者
焉。然其腹中不見藏如此物。蓋方卵時有之乎。虽然玄鳥
者。見人之近。差池化散。安得獲之乎。時一人前曰。夫玄鳥
巢於大炊廚房梁間。閑下自率忠誠之壯者。譏移使登
行以窺之。則群燕何不產卵乎。令待其期以獲之。中納言
喜曰。偉哉。予始知之。汝言甚有理。於是遣忠誠之壯者二
十餘人。設棧使登之。頻驚走人。令問貝子有無。而以人考
查。群燕畏避不來。其巢巢則報以其狀。中納言聞之大
喜。心憂慮。大炊厨老吏。復津郎者曰。聞閑下砍獲玄鳥之
貝子而未之獲。財官有一計。請以獻之。中納言聞之大喜。
出見之。不知膝之前。復津即曰。閑下砍獲玄鳥貝子。然好

謀而不成是以未之獲也。且使壯者壹棧以二十人之多。是_王以玄鳥色斯羣矣翔而散也。今則毀棧盡退人。唯使忠誠者一人乘竹籃設渭車。擊之以索。窺玄鳥卵時。以室鉤揭之。忽然使探其貝子。則獲之于賄官私以為得計。聞下夫能用此計否。中納言大嘉其畫策。於是使盡毀棧人皆歸館。中納言問食津郎曰。何以知其卵時。而得使人壹乎。食津郎對曰。夫玄鳥產卵時。則搖其尾而七旋。便窺此時急使人壹以獲之。中納言大喜之。微服出北門。潛行大坎。食津伍從者夜以經日。而探貝子。中納言喜食津郎計詰之曰。汝非奉仕我有而破使我達所企望。勿甚善之。脫舊衣賜之。又曰。汝今宵妙來此壹以助我。使歸之。日暮至大坎。

壹棧已徹。玄鳥來巢。如食津郎所言。有一燕揚尾以圓旋。乃使人乘籃。室以鉤舉之。直入于于巢中。以探之。曰無一物之觸者。中納言惄然怒曰。汝搜索不周。是以不獲也。汝等奉君事。似不忠誠。予今可自上以探之。即駕籃以上。窺其旋。會有一燕之揚尾。而圓旋者。急入在于其巢中。以搜之。有小禽者。握取之中。中納言喜悅。欲狂疾呼曰。予今搜得一物。速下籃。予獲珠貝也矣。老吏食津郎相集而破下籃。急處引之。絶絕籃覆中納言墜落大鼎上。從者等大驚。趨而抱持之。氣息殆絕。掬冷水以入口。瀨面。於是漸蘇。則持其手足。自鼻上却之。若叩頭謝罪。且問其苦如何。中納言氣息奄々謂曰。今也稍覺。夢如醒。但腰骨痛劇。不能

起。虽然以獲珠貝、不堪欣喜。河等因遠宗燈而來。予砍視其珠貝之美。忍痛揭首。聞右子見之。則其外掘取者。駁鳥之古糞也。中納言喟然歎曰。噫。勞苦無効哉。故後也。違其所期望。則曰無效。蓋承于之也。已見其無效。心愧口。蓋以糞泥者不能藏櫃中以供納采也。中納言悔恨不欲使人聞其輕舉卧病。力痛苦以陽裝無其異狀。虽然自後日加羸憊。且中心非憂。不敢獲其珠貝。恐為世人所嗤笑。大慚悔。不悲為疾痛。捨捐館舍。大疾賄天厚美。曷知些良奴。遣使問其病。慰之。其歌曰。等之袁幣天厚美。曷知些良奴。須美能衣濃。丰都加比難。志登伎久波。萬古等閑。中納言僥倖者。讀之力病揚首。使人持帝書一首。以報姬。康然而。

○命絕。其歌曰。加亡破壘久阿利祁苗毛能袁初比波天口
志奴流伊濃知袁寸久比夜波勢努赫映姬聞之憐其妃。
自是稱十歡喜之事。曰有效。蓋始于之也。

○既而帝聞赫映姬婢無奴。勅內侍中臣房子曰。惱殺衆人。終不肯伉儷。之赫映姬者。其姿兒貞如所傳者。典。朕未審為其何狀。汝宜徑往就彼家。而檢其姿容來聞。房子即奉勅而往。梓竹肆族恐惶延使者。走媼出謁之内侍傳王命曰。帝勅曰。朕聞赫映姬名久。汝往視其姿容來。媼梓子誓首曰。天子以賤女之故。辱賜使。恐懼何堪。謹領綸旨。退詣姬。且告之曰。汝宜速出謁王使。赫映姬對曰。妾也賤陋。且愧惡。安可見。使子媼曰。噫。汝何言之不恭乎。豈焉得疏。

作王使也。赫映姬曰。妾雖微賤。徒得從命。字。意思甚固。媼
姬。虽如貞母子。以其辭色共厲。故媼亦不敢強勸說之。媼
出詔以侍曰。小女天資頑固。不柔順。不肯奉王命。以侍厲
色曰。帝命已如此。如之何得不覲。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誰
能得違王命。字。汝非理之言。勿敢。再陳。媼恐懼戰慄。重詔
姪。以囚侍言。姪聞之。愈滋不奉命。曰。苟責妾以違勅之罪
字。則妾甘以伏其罪。於是內侍復命。帝聞之曰。惄殺群公
子。而不顧念之。小女亦剛腸哉。遂止其議。然猶欲見赫映
姪。以万乘之威。安為一小女所挫屈字。則召翁勅曰。汝奉
朕命。以女為宮人。朕曩聞汝之女為子艾。遣使以傳命。遂
不得違朕意。汝何使子女驕惰壞去。其不敬之罪。豈淺少

乎。翁叩頭持謝曰。小人之賤女。素如無仕王宮之志者。是
以七人無由勸說。虽然歸即可傳王命。以曉喻之。帝曰。汝
有鞠育之恩。女何得不從字。汝使女兒下陳。則朕少賞汝
以爵秩。翁持王命。欣然歸。詔赫映姬以帝言。曰。汝宜直
奉命以仕王宮。赫映姬對曰。妾決無仕王宮之心也。家君
欲使強仕字。則妾唯有亡失而已。大人有得尊爵字。則妾
唯有一死耳。翁驚曰。汝勿敢犯。我假令得尊爵。一日不見
汝。則又何以樂于心字。雖然。世何不肯仕王宮。且汝何以
欲犯字。姪曰。家君以妾言為虛諾字。試使妾有奉仕。則妾
何不犯字。夫立公子之於妾。其心情晦岳不啻也。然遂使
其志望。徒歸水泡。今也一朝奉王命。而仕後宮。則世人謂

妾何是妾所大耻也。翁曰。人间萬事唯生死之際為重。我
能為汝辭之。乃至問妾曰。女人幸勑。頻勸說十女以仕王
宮。然小女以妃拒之。夫此女子者。非於媼十人之所生。往
年於深山中。所採拾者。故其志情固不類尋常世間之人。
也。願大王幸赦十人女子之罪。帝曰。聞汝家居在山禁。朕
詭遊獵。至汝之家。欲以見汝之女。汝即副朕言。造即差曰。
陛下不罪十人女子。賜大命已及再四。恐懼何堪。大王間
小女無意爲厚砍枉龍雀。以竊見之。小人之幸。夫何以加
之乎。帝俄卜日。而出狩獵。幸林映姬邸。見有婉孌綽約。光
彩照徹。滿一室。宛然似貌姑射之仙。知其為林映姬。迫而
見之。姬將逃入華帳。帝直捉其衣袖。姬俯伏以袖掩面。帝

已瞻見其花顏。大愛之。不敢殺其袖。恃率以歸王宮。林映
姬奏曰。以賤妾已住于王土。大王欲奪妾志。以令侍牀婢。
虽然。妾元是非王土之民。大王安能得以妾歸宮。閼守。帝
聞之曰。否。朕今欲以汝歸宮。何難之有。則命侍衛、
令進輿。林映姬知不能峻拒王命。倏然潛娑藏容。如烟霞
之不能揷捉。帝見之。垂頰頎憤慨。不能如之何。即知其
尋常世間人。詰林映姬曰。朕不敢以汝歸。請汝復原形。朕
亦惟一見汝姿容而歸也。姬直復改容。然帝愛憐之情。不能
自禁。着口罵。應口罵。則賣老翁造郎之嘉謀。且賜祿于後
罵之百官。帝心緒猶懊惱。躊躇不能去。日暮心魂恍惚。而
還御。及其乘輿。得駕。賦歌以賜姬。加幣流佐龍羨。由伎毛

濃字夕於母保帶天曾武幾天苦万西閑俱夜比賣故惠
 姪即知曰無俱良臣不志多尔免壹之破帶奴曰美乃奉
 仁加沒太子能雲天難遠毛美武帝覽之大憐其微辭情
 益為之動。妾心誠不欲還宮。承恩終夜跕躅不得已遂還
 宮。帝顧左右前後無可較姑映妃有佳麗矣絕者。并比赫
 映妃。其粉黛如土。帝朝暮唯一意。遠想赫映妃仙姿。每有
 後宮三千。無所顧盼意。六宮無復當進御者。自是忽々起
 卧。不復理朝政。日夜賜制書于赫映妃。妃亦報若飄渺通
 意。函來寄懷春花秋艷。以賜詩歌。至神人不得相文。述祖
 襄唱和慰心魂。如此者三歲。

○一夕赫映妃見春月腋々憂心惙々其狀更異于平時。老

婢慰之曰。更對月明思往事。恐損君顏色。歲君年。然姬乘
 侍婢不在。独玩月。悲泣殊切。既而七月之望。赫映妃倚欄
 對月。如思念甚深者。侍婢等見之大驚。走告採竹翁曰。姬
 每望勾些悲哀。而頃者殊甚。其狀異乎平生。如大抱憂患者。顧
 大翁留意之。翁聞侍婢言。乃詣姬曰。汝有何心。而觀月。抱
 憂字。夫歡樂無極者。人間之世也。姬曰。妾觀月則有字也。
 無常之感。是以唯自催愁思而已。何憂之有。如不以翁言
 所憂之女。有何憂思。其所憂思。果闕何事乎。請試詣之。姬
 曰。妾無毫所憂思也。徒對月。則有感愴之情而已。翁曰。然
 則自今之後。勿復觀月。觀月則如哀情多之狀。何如。如之

何得不見日。辛月出則居擔端，長歎如故。但無月之夕，不然也。至一月之初時，悲泣侍婢等見之，私語曰：「姬夫果有憂患也。」各奇異之，虽然自翁媪以下，至於婢妾等，不知為其何故。至前中秋二三日，其夕則獨立中庭，以甚悲泣。不敢忌憚人目，涕泗滂沱。翁媪侍婢等見之，大驚憚，走以問之。姬嗚咽謂曰：「向日劬苦之，而恐使翁媪胸次懊惄，是以不敢言。」詳詰之，夫妻非此國之人，素是廣寒宮中之人也。以有宿緣，少間乘生此國。今已近歸期，恃以三之夜中，自月宮所迎，素之使來，竟不能辭之。情還月宮，是以不堪離恨。故憂悲是夕，春以還，所以抱長歎也。言未已，動身慟哭。翁聞之，語并映姬曰：「汝何之言也？我得汝于竹筒。」

中者也。當時汝容貌如一丸子，我子育之，以至使婦人然猶何人而歡迎之乎？我豈敢許之乎？汝中還月宮也。我侍先汝以死，號呼踊躍，其狀感傍人。姬謂曰：「素廣寒殿之人，而有父母，頃刻排雲漢，以降此國者也。然已多經年，所爾來忘溫涼定省。以此當此國久矣。是以非常不欲還月宮。大悲歎與翁媼訣別，妻非欲敢自還者。父母之強迎意者也。妻雖不欲之，今者不能拒之。共俱相送，多年所奉養之侍婢等，亦悲泣歎嘆，慕其溫容操節，不堪戀久之情，大哀其離別。絕飲食以悲泣。帝聞之，遣使于揀竹翁邸，翁見王使，啞然流涕。王使視其狀，戴白折腰，龍鐘甚苦，目眶如爛者然。翁年齒僅知命，然緣藏離愁，顏色忽焉憔悴。王使傳命，

曰帝曰朕聞汝四鳥悲^有與然守^有翁杵命之辱^有泣涕奏曰
侍以三立夜中自廣寒宮中仙使來以迎小人之女謹辱
聖閨恐懼何堪大王愍寧小人不幸遭一旅于茅廬以捕
斬月宮使人王使復命且羨翁婆苦狀帝聞之曰朕一昔
猶不能忘其仙姿^有况於朝夕所撫育者守^有翁姪還月宮
則其悲歎有何窮極

○望日帝命百揆搜猛士使羽林郎高野大國率六府虎賁
二千人差遣梓竹翁郎^有大國至翁郎分軍為二一陣于牆
上一陣于屋上家從亦多^有塔發以畫帶弓箭以守門外又
使婢女守屋內老嫗擁姪于窟室內以護之翁則鎖其障
戶以守其室外翁在躍歡喜曰守備如此其嚴也我皇敢

要天人守則堵屋上軍曰若有飛翔于屋上有守^有最^有
鳥虫^有請悉射殺^有勿許^有特士相應曰我等奉王命以守備
何得天人些^有虫之別^有安一伏翼^有如^有翔者^有即射
殺^有以^有少^有擊^有之^有門外^有以^有可^有示^有王師^有有威也翁聞其言大憑依
之姪^有閉^有之^有即得翁曰^有閉^有門^有鎖^有戶^有以^有為^有嚴備^有惡得些天人
戰乎^有弓箭^有不能^有以^有射^有之^有閉^有鎖^有戶^有以^有為^有嚴備^有惡得些天人
焉翁聞之憤怨曰^有迎^有汝^有者^有守^有我^有恃^有以^有長^有八^有撞^有破^有其^有眼睛
自此砍裂翁映姪曰^有請^有願^有布^有勿^有畢^有言^有恐^有屋^有上^有師^有閉^有之^有為
翁切耻之姪又謂曰^有吾^有不^有皇^有意^有翁媪胞^有中^有至^有切^有情^有還^有月

宮痛歎何限。且親子之宿因甚薄。不能長同居。此室惟歸
卿里。悲哀何堪。毫不得報。翁媼劬勞。哀々之恩。乞恃往廣
寒宮中。心已為之不安。是以頃日。每頻請期年之暇。父母
不敢許之。故不顧。翁媼悲歎。特迎妾。妾為之心腸欲斷。夫
天人者。身體安寧。而不知春秋。心魂亦清淨。而無憂患。殆
如無何有之鄉。乞恃往帝鄉。而妾固不敢喜之。唯不及見
翁媼。而歲之壽而去。寢乃千歲之憾。輾轉曉夜。翁媼歎曰。
嗚呼。汝何為如此之言。妾天使來。物豈能使得。迎汝。才劫
齒。憤惋其狀如狂。若然既而夜。恃三更。屋外有光如白日。
四更皎皎。十倍月明。毛孔可辨矣。忽有自大空乘白雲來
降者。去地丈尺許。群仙為列而立焉。所守備屋以外之師。

一見氣奪。如為鬼厲魑魅所魔。若精神恍惚。無一人砍戰
者。儒兵有強砍執弓矢者。守腕接屈。而無舉一羽之力。駿
勇者。無有鼓舞喘身之勇氣。而注矢者。向外方虛發耳。卒
無一士之能戰者。二千虎賁。慄然環視。其狀如木偶些石
人。佇立多列之群仙。羽衣霓裳。好美絢爛。不可方物。有飞
車一輛。副之以羅蓋。群仙中有一大仙。九文赫々。威儀皇
々。蓋仙中之王也。則呼曰。來。汝造郎。惟命之聽哉。翁媼聞之。
前所誘稱之勇氣。忽然挫折。蒲伏惶懼。出以持首。大仙又
曰。汝小子前世有些功德。是以片時。陣赫映姬。有助汝福
祉。然赫映姬下阵以来。已多經年。所。且錫類以万金之富。
所為之如更生者。夫赫映姬者。嘗以有罪辜少。問來汝之

家今若以罪障消滅期已至我來迎之汝安可為悲歎況
於拒命乎。走出姬以奉還之。翁對曰：「小人奉養赫映姬
已二十餘年也。」主曰：「片時降姬，小人甚異之。然則王所求
之赫映姬非我所撫育之赫映姬也。且我所養之赫映姬
者身罹疾病，安得出戶外也。大仙聞之默然，直駐步車於
屋上，揚言曰：「來哉赫映姬！」安能久可住此陋屋乎？言未
終，所鎖之戶高門闔條，自開。老嫗所抱持之姬，忽焉出
戶外，嫗手腕攀屈而不能抑留之。瞻望以泣，翁見之，氣奪
魂消，悲泣絕倒。赫映姬曰：「此行也，妾非敢自欲歸也。是以
妾亦涕出不能自止。請翁少間送我行。」翁嗚咽謂曰：「我心
悲歎，立臥欲裂。安能送汝行乎？」噫！何捨我而獨去？請佯
我此俱行。」俄俯伏悲泣。姬曰：「翁心乱神昏，不敢聽妾言。妾
是以不堪痛恨，願得絰留一書以行。翁後日思妾時，則見
此書以慰其心曲。」即揮涕以書其書曰：「妾苟寧生于此土，
則得永奉膝下。然前日辱如所披陳，妾固是異邦之人。是以
奉養不能給決，然仍袂以還歸。妾亦非敢吞雖而胸中
如刺，非敢食鉗而心腸如截。故妾棄衣服以為紀念。妾請
方月明夜仰天以望月宮，親子之情永劫，何有窮期。妾亦
得自月宮望翁，臨行泣血不能言。有一仙持笞藏以羽衣，
又有一仙持壺盛以不死之藥，則進之。曰：「嗟夫，吾壺中靈
丹，思穢土之食，恐心魂不清爽。」姬即点指頭以嘗之，且憐
為紀念也。採少許包所苗遺之衣袖，以遺翁。嫗仙人止之。

不敢使包於是仙人出羽衣侍被姬臣拂其手曰汝間
待之夫着羽衣者心竟異尋常人妾一言有以可為別則
執形筆以草一書仙人自側顧其發輒赫映姬叱之曰勿
敢為非理之言人间自有消息慰問之禮再執筆以書
蓋奉天子也其狀態靜淑胸中自如有餘裕者其書曰賤
妾謹言皇帝陛下陛下不以妾無似辱賜師旅以止妾行
然仙使來迎促妾還歸妾不能峻拒之遺憾何堪蓋是所
以妾向日不奉大命者以有今日也唯陛下不及知唯恃
女曰童勃不敬之少女然不能奉承者良有以也唯恐陛下
下責妾體頑惰曰鄙懷不知禮度賤妾心力憂之故臨行
以疏理由且陳蕪辭以汚聖聽時妾誠惶誠惶頓首頓首

其歌曰伊麻波莘天阿未能破古曰母幾由袁利曾伎美
袁安波礼登於毛比以轉奴流則呼羽林郎授書及靈丹
以請獻之天子仙人取以傳之羽林羽林受之直被臣以
羽衣臣即憐慕翁之心頓雲散是蓋被羽衣者以無憂愁
之念也於是乘飞車群仙護之以直昇天翁娘見之泣血
慟哭悲再會無期殆至發狂暴侍婢毒大憂之急進醫藥
且誦姬遺書以使慰安其心魂則呌曰人生此世安多歡
樂安有如子者乎我今失之何惜性命又為誰望富貴寺
乃覆湯藥以不服遂困卧病牀大困卒師歸國奏群仙奪
姬去之狀且獻藥盡又書帝覽其書大悲之絕飲膳乃至
廢諸遊宴一日召集百官有司曰四海之內何山

是峻極于天御等各奏所聞知有司奏曰駿后國有高山
去京畿不遠夫湖甚近帝聞之且歎且賦曰阿不許華毛
御美多雨宇加婦和雀美弟破之秦奴久頽利母難爾々
加波世武則使行人調岩笠持耕映姬所獻之靈丹及奏
書登駿后國高山之絕巔以焚之岩笠奉命率從士數人
至駿后登山椒焚之爾後稱此山曰不死山者蓋卓于此
也其烟直上至今猶接雲漢云

漢訛竹取物語 大尾

